

## 圈内外的那个女孩

□庞洪锋

我也算有朋友圈的人。感谢帮我设微信的小女孩。

7月的一天,下午6点左右,我和老伴走出新华书店,坐上16路车。我从挎包里掏书来看,刚买的《2016年散文精选》。“爷爷,在车上看书毁眼的。”耳边一个小女孩的声音,声音柔柔的。小女孩坐我侧旁,十四五岁,短发齐耳,衣着洁净,背个藏青色双肩包。我笑,点头,书放包里。老伴笑道:别人说他不听。小女孩乐。

突然,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响起,看了,陌生号。接还是不接,这是问题。最近,接几个陌生号,要么推销,要么劝投资,或宣传信教等等。不接了。

一只小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过来,在我的手机屏幕上轻盈滑开了那绿色小话筒。是个推销茶叶的,赶紧挂了。

我问小女孩读高中还是初中,她说开学念高一。边说边笑。我问

她咋一说念高一就笑呢?小女孩微笑,没吱声。哪个学校?她说了校名,是省重点校,老伴说。

就你自己吗?老伴问,有个妹妹。妹妹和我妈一个姓。她叫什么?我问,叫高众。你呢?我叫高一。小女孩又笑。见我和老伴不解,小女孩说:我爸姓高,我妈也姓高。就笑,满脸开心。我和老伴也笑。

说到微信,说到朋友圈,我说我没大兴趣。小女孩讲起微信朋友圈的种种好来:看公众号、沟通快、方便交流,信息多多、能视频、能发红包、抢红包等等。

我心想,现在的小孩儿真不得了!我说,我不会设微信。

小女孩接过我的手机,问了我的号码,三下两下,就成了。还教我咋操作。

老伴一路念叨,这闺女,忒好!

分别后,除了我的妹妹妹夫外甥外甥女,小女孩是我朋友圈的第一人。

过三天,小女孩微信说,爷爷,我见到您的文章了。还说了些赏心的话。小女孩请我发给她我写的文字,并说,韩信将兵,多多益善。我照做了。

小女孩每每读后,极欣赏地点赞。也能说出瑕疵不足来,正经像回事呢!我真惊奇她对文字的准确悟性和独特理解。

小女孩是她班上的学习委员,字写得好,迷古代历史。讲起春秋里的人物:田忌、苏秦、齐桓公、平原君等,像说邻居大叔。她的直爽、朝气、真诚、清纯、阳光、善良、热心肠,感染着我,净化着我。提升着我。

开学前的一天,我发微信给小女孩:高一,关闭微信,安心学习!考上大学后别忘告我们一声!

小女孩回复:好的,爷爷奶奶!一个调皮的笑脸,一个流泪的表情。

老伴说:这闺女,肯定能考上!

## 手机里的父老乡亲

□徐爱清

我有一个“父老乡亲”微信朋友圈,圈里的朋友都是清一色的农民,如今,人数达到一百多人。小小的朋友圈,连起了我与父老乡亲难以割舍的亲情。

两年前的春节,我回老家过年,村委主任对我说:“你在外面工作,见识广,大伙难免有事需与你沟通,去县城找你不方便,咱们建个微信群,好不好啊?”我说:“那当然好啦!”“父老乡亲”微信群,就这样建起来了。

乡亲们实在,聊天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,晒出的照片,件件都是庄稼人的稀罕事、高兴事。二叔高兴地告诉我,今年春天村里硬化了村街道,安装了路灯,建起了健身广场,现在的日子啊,敢与城里人媲美啦!三婶报喜说,她的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,全村人感到自豪,都来到家祝贺呢。村委主任透露,村里引进了食品加工项目,明年开春投产,村民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挣钱啦!我看了高兴,在微信圈里一一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!

秋天,大舅晒出一组沉甸甸的谷穗丰收照,外配一句广告语:小米是纯天然的,营养丰富吃起来香着呢。大伯晒出堆满院子的核桃,皮薄味香;表弟家的大马枣下树了,尝一口,甜着呢。我把这些家乡的土特产,发到城里的朋友圈里,不到半个月,他们反馈信息给我,做梦都没想到,朋友圈的作用这么大,下乡前来买土特产的人踏破了门槛,东西卖了好价钱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妇女主任在朋友圈里给我说,她要在村里成立一支秧歌队,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,服装、人员都已到位,委托我请一名指导老师;已退休的李老师说,他要办一个“小康书屋”,为群众奔小康传授技术,让我筹备一批种植、养殖书籍……我乐此不疲,欣然答应。

看“父老乡亲”朋友圈,成了我最惬意的事。每天打开微信,看到家乡父老乡亲的老面孔,一条条的留言,朴素易懂,贴近生活,远比看各种同学、同事、同行的广告圈、心灵鸡汤圈舒服得多;晒出的一幅幅丰收图,与那些每天晒自拍、晒美食来获取别人的点赞相比,更接地气。

今年国庆节,我把乡亲们发来的照片组合起来,配上《父老乡亲》的歌曲,以表达我对家乡人的眷恋之情,并为他们送上深深的祝福:小康路上大步迈,幸福生活比蜜甜!

村委主任在朋友圈里说,他又有了新打算:准备与村里在各地工作的人,都建起朋友圈,让他们及时了解村庄发生的新变化,一起分享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我给他点了一个大大的赞!

## 朋友圈



## 爱,无需点赞

□左丽宁

如今,凡事都晒朋友圈成了大多数人的习惯,今天去了哪里,今晚做了啥饭……可以说无论距离多远,都可随时了解那个人的动态。

前段时间,妹妹给老妈也申请了微信号,用她的话说,爸妈作为上世纪60年代读过高中的“文化人”,也得跟上时代潮流。申请微信号后,妹妹又仔细地讲解了微信信息及朋友圈的发送,妈妈在一旁认真听着并不时点头。

可一周、两周时间过去了,妈妈的微信却丝毫没有动静。

周末回家,晚饭后我边洗碗边问妈妈:“妈,您微信没用吗?就像今天下午您准备的这一大桌饭菜,可以拍照发到朋友圈啊!”

“你们周末回来吃饭的习惯,我和你爸都知道,再说你进

门就看到了,发什么朋友圈!”这老太太!

“您平时有什么事的话发朋友圈,我和妹妹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了呀!”

“你们俩都要上班,还得照顾孩子,我和你爸都挺好的,有事的话,你们周末回到家可以说,不用浪费精力在朋友圈上,平时好好上班,照顾好孩子就行。”

“爱向下”似乎就是个亘古不变的定理,父母对子女的付出,从来都不会顾虑什么,每每倾囊而出,唯恐有丝毫疏忽。可是,作为子女,我们又怎能真正回报给父母多少爱呢?是偶尔想起才打给家里的电话?还是在过节时才难得回家吃的那顿团圆饭?抑或是在春节时买给父母的那件衣服……当父母孤苦伶仃独守门槛望穿儿女归来的方向,我们是

不是应该在回家时放下目不斜视的手机,让陪伴成为爱的最好方式,而不只是在朋友圈发几张所谓的“孝心”照片。

是的,爸妈从来不发朋友圈,那忙碌大半天做好的满桌饭菜便是对儿女最好的疼爱;他们从不会在朋友圈中“小题大做”,只怕怕增添儿女的担忧;而我们,却整天生活在“朋友圈”的点赞、转发中,恨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行踪与喜怒哀乐。可是,我们却忘记了,最爱你的那个人往往拙于言辞,而是将爱深深埋在心里,付诸平时的一粥一饭里。他们永远是不知疲倦的代名词,一切重心都在孩子身上,唯独不曾考虑自己。

爱,从来都无需点赞,需要用心感受,岁月会是最好的证明。

## 瞧,这样的好友

□马海霞

董姐刚从医生岗位上退下来,那天有事找她,她让我加她的微信。我赶忙乐呵呵地加了,微信里有个医生朋友,以后身体有恙直接微信咨询,方便又贴心。

万万没想到呀,董姐把我微信当成她的备忘录了,各种新闻热点、明星八卦、养生保健、删前速看……一天到晚往我微信里塞。

和董姐聊天,我故意问她:“咋从来不发朋友圈,那些想和朋友分享的东西直接发朋友圈就行,大家都会看到的。”董姐忙摇头:“儿子帮我开通微信那天嘱咐我,慎发朋友圈,晒不好会招人烦。所以,我看到有可读性的东西只和几位好友分享。”

得了,我想引导董姐把塞我微信里的东西发朋友圈,我好设置不看她的朋友圈,清静一下,闹了半天,这还是她专门给我开的小灶。

齐大姐以前在单位是领导,退休后继续发挥领导才能,组织了社区一群大妈,隔三差五去公园走“秀”。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,时而举着小花伞穿着旗袍练猫步,时而手捧塑料花披着东北大棉袄大秀民族风。齐大姐只要组织秀,就会霸占手机屏,一组一组的照片发

到朋友圈,我的朋友圈累到刷不动,还刷不完这场秀。

说实话,齐大姐办秀三年来,拍的照片数以万计,但那群大妈却始终神态如一,照一张和一万张没有区别,都是直愣愣的一个姿势。

委婉劝齐大姐,天那么冷,秀就停办几场吧。齐大姐双手一拍大腿:“没事,我们旗袍里面套着大棉裤,抗冻。”

齐大姐不仅把那群大妈领导得妥妥的,就是在微信里也发挥了她的管理才能,凡有活动便要求大家转发支持,我不喜欢在朋友圈转发这些东西,碍于面子也不好得罪她,我只好转发但设置了分组可见,转发她的东西只让她可见。

齐大姐那天故意拿话儿甩我:“哼,别看我年龄大,微信里的门道还是晓得的,对那些长期不点赞,不转发的微友我定期清除,这些人肯定屏蔽了我的朋友圈。围观也拥有力量,连围观都不围观,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,有些人虽然转发但只转给我看,别以为老太太我不懂!”

我和刘教授认识多年,知道他从不上网,前几天听朋友说,刘教授开通微信了,便让朋友把刘教授

的微信号截图给我,妈呀,史上最复杂的微信号诞生了,足足有十九位,字母和数字混搭在一起,“I”和“1”紧挨着,还有短下划线穿插其中。我输入十次都提示微信号不存在,等到一个一个比对正确,眼睛都快累瞎了还是显示不存在,电话问他才知道,他的微信设置了权限,不让通过微信号找到他。

这不是耍人吗,既然设置了不让通过微信号找到他,干吗还弄个这么繁琐的微信号浪费我半天时间?

上周遇到刘教授,他加了我微信并解释:“我可不想让乱七八糟的人加我微信,我比较忙,没时间聊天,怕怠慢人家。”

刘教授是个热心肠,自从加了微信经常找我视频聊天,后来才知道他眼睛花了,微信打不了字,语音也玩不转,只会视频聊天。

真想告诉他:“您还是怠慢我吧,视频聊天我的手机流量伤不起呀!”

母亲说,别笑话老同志,谁也有老的时候。

嗯嗯,允许我的微信老友和我这样玩微信,保不齐我老了,还不如他们呢。